



清晨,由双龙沟进山,踏入哈溪之境。

双龙沟内,两条小溪在林间深谷蜿蜒流淌,涓涓细流若隐若现,自高空俯瞰,银色溪流与翠绿山麓交相辉映,宛若两条蛟龙在林间畅游嬉戏,双龙沟之名由此而来。

步入哈溪镇,因高原气候,纵横的田野仍呈现青黄交错的景象,青稞金黄,大小麦黄中透绿,各类豆类依然鲜嫩。庄稼成熟的步伐悠然,一切静谧从容。

再往山里走,扑面而来的是哈溪的山名、村名,磨脐山、代乾山、歪二郎山、七辆草车,一座座山脉因松林、田地、山石不同,构成哈溪镇独特的地貌特征。团结村、友爱村、古城村、水泉村、双龙村、长岭村和茶岗村,村名承载团结友爱进步、山川河流古城之意。

近些年来,村民在山里山外种植桦树、沙棘、柏树、云杉,借助充沛的雨水,将每一寸土地用绿色包裹得严严实实。今日之哈溪,是一片片绿之汪洋。森林、草地、田野,以独特的色彩装点着这片土地,哈溪是多彩的,是金色的。哈溪人说,哈溪是绿色的,是金子也不换的。

高原之上的哈溪,当归、党参、

羌活、黄芪等药材,利用哈溪镇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气候温良等自然资源优势,蓬勃生长。中药材产业持续发展壮大,成为推动当地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同时,高原蔬菜保证自给自足的同时,也成了致富门路。

双龙村紧邻祁连山国家森林公园,踏入森林,青苔茵茵,光影斑驳,迎着朝阳前行,满山遍野是苍绿和金黄,松树挨挨挤挤,苍翠挺拔,金灿灿、圆溜溜的沙棘果挂满枝头,鸡鸡在山林间散步,蓬松的草地,在强光照下泛出金色。早獭晒晒太阳,偶然看见人影,哧溜一下不见了踪迹。

沿着松林间翠绿的草甸前行,

缓缓过渡到玉石沟。玉石沟内,巨石嶙峋,植被色彩斑斓,有一飞瀑叠水,名曰叠水瀑布。沟内巨石因常年受溪水冲刷格外干净润泽。沟内瀑布轰鸣,溪流沿山谷奔腾而下,激起层层水花,形成薄雾弥漫的景致,万物清新而神秘。溪水所过之处,空气湿润洁净,水滴击打山石的清脆声响,为山林谱写美妙的乐章。

在玉石沟行进,没有路线可循,满沟的石块步履维艰。每一步都需弯腰低头,格外小心。然而,正是这世界,才得以窥见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石缝间,野花绿植虽小却灼灼地存在,紫、黄、白、蓝等各色小花依石缝而生,独自成景,俊秀挺拔,孤单却

不失本色。狭窄的石缝间,那朵黄色的小花,仅靠一束光照,就足够它绽放。最惊喜的是偶尔发现的石缝间成熟的野草莓,果实红润饱满,低垂着头,也算小饱口福,享受自然孕育的甘甜。

临近叠水瀑布,偶遇放牧大叔,停步攀谈。飞泉瀑布之巅,大叔放养着百余头西门塔尔牛,冬春四季,年复一年,他穿梭于这条山谷之间,玉石沟的石头上落满他辛勤脚印。凭借养殖放牧带领家人走向富裕。对他而言,西门塔尔牛如同另一群子孙,在这片密林山谷中茁壮成长。

被夸赞勤劳有为、致富有方,放牧大叔笑而不语,随着交谈深入,才

慢慢健谈起来。依靠这片绿水青山,他的生活殷实富裕。

哈溪镇政府充分利用本地自然资源,鼓励村民发展种植养殖业,依据地貌特色,建造民俗风情与现代建筑艺术相融合的新农舍,全力推动旅游产业,有效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在哈溪镇的村村落里,三步一民宿,五步一胜景,步入其中,处处皆迷人。

哈溪之美,难以言表。村外小桥流水,溪水清亮亮流经门前,牛羊成群,悠闲啃食野草枝丫。近处的山野梯田横布,菜园成片,名目繁多的中草药材,长势喜人。走在大山里,听着虫鸣鸟叫,步入那茂密的松林,棵棵松树茁壮挺拔,阳光透过树梢,与落叶松的笔直身姿交相辉映。高大的松树下,绿苔铺满地面,落叶层层累积,去年的松塔圆滚可爱,散落其间。行走林间,有意踩住几个,发出清脆的咔咔声响,与自然进行了一场有声的对话。林中鸟声空灵,更显幽深静谧之美。绿苔间,各类菌菇竞相生长,其中那手掌般大的白蘑菇尤为惹人,色泽美,味道鲜,引来无数游人。

哈溪之行,见证了一个金子般的地方——它绿色、富饶、热情、充满希望,令人心驰神往!

敦煌辞(外一首)

□ 王兴伟

在敦煌,人心开阔
也许是金色的雅丹公园
也许是沙岭晴鸣
也许是弯弯的月牙泉
也许是惊人的莫高窟
桃花开落,洞窟里的世界,幽邃深远
也许,经历风雨的彩塑依然保存着最初的模样
也许,历经千年的绢画依然温情也许,是那墙壁上的半张脸
一半忧伤一半欣喜
一幅字,穿越古今
一幅画,调动了比生活更为丰富的色彩
敦煌,有人喊一声
胸口里热血沸腾

玉门帖

戈壁与荒漠,阻断不了一颗辽阔的心
张骞的驼队,在夕阳的余晖下缓缓而过。那时,他们不知道未来该怎样发展
只知道,一个人的命运与一个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
霍去病的战马踏起追击的尘烟再往后,赵破奴来了,李广利来了,窦融来了
奔驰而过的马,在城墙上嘶鸣的马
从未想留下什么。花朵盛开,没有采摘的人
班超来了,他的马队
将长安与西域,连成了一条清晰的线
一队队人马奔赴远方
经卷与布帛,香料与丝绸,成了移动的物件
需要什么,谁就交换什么。最古老的门打开
羌笛横在高高的关隘上,从一些人的心里吹出
落进另一些人的心里
阳光照在城墙上,寂寞的马或者仰头的骆驼
一步一步,将自己融入一片浩渺而苍茫的黄沙
春风来了,柳条飞舞
望不尽天涯的人,用一管横笛,将它生生挡了回去
月光如泻,关上一扇门,又推开门
叮当叮当的声响,从远古一直传到而今
在城墙上,饮一盅酒,所有观看的人都感到,温暖无处不在
雄壮的歌声月光一样,一层一层铺过来

风之歌

□ 孙毅仁

有人说
风,是气流的游荡
我要说
风,是天地在歌唱

春天里
它妙音轻扬
暖暖的柔情
唤醒万物

夏日里
它引吭高歌
稼禾听歌起舞
舟船满载希望

在秋天,
这歌喉更加洪亮。
层林着彩瓜果溢香
六畜膘肥五谷盈仓

在冬天
这歌声就像神笛吹响
所有的山峦
都似那奔驰的蜡象

四季的风,
无休无止地流淌
嘹亮的歌啊
尽情尽兴地欢唱
或高或低或抑或扬
自由自在
在天地间徜徉

柿韵悠悠

□ 师正伟

“一夜寒露风,柿子挂灯笼。”寒露时节,老家的柿子就齐扑扑地红了。远远望去,仿佛一团团吉祥如意火烧云;走近看,似一个个热情似火的红灯笼,挂在高高的树梢,红得热烈,红得喜庆。

老家有两棵柿子树,一棵在院子的中央,一棵在院外的墙角,是1987年春天,我家从窑洞搬入四合院后父亲栽植的。

三十多年过去了,两棵柿子树均有碗口般粗壮,树干黝黑似铁,树冠高大如云。每年春天,光秃秃的枝丫上冒出许多毛茸茸的细芽,在春光的沐浴下,慢慢舒展,泛青泛绿。不经意间就开满了淡黄色的小花。时间不长,黄花落尽,绿叶间就挂上了一个个拇指蛋大的青柿子,如繁星满天;到了夏天,枝叶遮天蔽日,圆圆的小柿子铆足劲儿地长,沉甸甸地缀满枝头。

入秋后,在秋风秋雨的滋润下,青绿的柿子变成了金黄色,翘首于枝巅,色彩灼灼如火。寒露前后,碧绿的叶子渐渐变黄、变红,满树的柿子由深黄变成橘黄,火炬一般照耀着农家小院,把“秋日胜春朝”衬托得分外妖娆。晚秋初冬,叶子变得稀疏落落,柿子也由橘黄变成橘红色。寒露之后,红色逐渐浸染了柿子,一个个鲜红饱满、娇艳欲滴地挂在高高的树枝上,像一盏盏光亮透明的红灯笼!

我家的两棵柿子树属不同品种,院子里的那棵为火晶柿,结出的果实顶部

凸起,像一个倒立的陀螺,熟透了的柿子皮薄汁丰,味如琼浆,色红耀眼似火球,晶莹剔透如水晶;院外墙角的那棵叫馍馍柿,结出的果实上下平整,中间外凸,恰似农村妇女做出的发面蒸馍,成熟后的柿子丰腴多汁,味如玉液。

柿子枝丫脆弱,把子却很牢固,不易采摘。家乡人把摘高处的柿子叫夹柿子,取一根长长的竹竿,在竹竿的前端削一个“V”字形的豁口,又绑上一个粗布兜,双手举高,瞅准柿子根部,套住柿子后使劲一拧,一颗柿子便稳稳当地落入袋中。每年摘柿子时,母亲总要将枝头最高处的几枚柿子留下来,一是寓意家中日子天天红灯高照,红红火火;二是留给喜鹊过冬,希望喜鹊喳喳叫,喜事连连到。

我最喜欢吃自然成熟的柿子,取一个软软的红柿子,放在嘴边,咬破顶尖,轻轻一吸,柿汁就进入口中,满嘴的香甜、绵润、丝滑在舌蕾上绽开,顿生“齿疏宜软美,喉润觉清空”之感;那深藏腹中的软核,光润、酥软、柔滑,嚼起来美滋滋、滑嫩嫩,齿颊生津,满口爽脆,回味无穷。秋冬里,农家院、屋檐下,晾晒的一串串柿子饼,仿佛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玛瑙,串起了岁月深处的诗性和唯美,妖娆了农家日子的淳朴和恬淡。

柿子的成长经历就是一个从苦涩到甜美的过程,既要经风吹、日晒、霜杀的历练,更要历秋分、寒露、霜降的催化,才能自然天成。

的马蹄足印。马蹄寺气势恢宏的石窟,犹似七层宝塔,落于百丈悬崖绝壁上。这是镶嵌、是悬空而立的奇幻设计。层层叠叠的石窟,如同蜂巢,让一座山峦的胸怀,生出了生命的、精神的殿堂。

山已不是山。在河西走廊,山是一座艺术宝库。融汇了人类的智慧和气度,有了山水的灵气,有了人文的荟萃,有了时光不改的卷轴。

丝绸西去。

一练一练的驼队,丝绸、青瓷和茶叶,出关入塞,踏上了“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苍茫西域,又杯回香料、狮兽、玉石和葡萄。它们在马蹄寺祈福、休憩。

对这只刻印在岩石上的、行走在万里丝路的马蹄印,充满了敬仰之情。

扁都口

十多年前,炒面庄前,扁都口下,一坡又一坡的油菜花开得正艳,金色的蜜蜂就在耳畔索回。在这高寒之地,尽管百草葱郁、百花齐放,但寒气依然。女主人递给我一碗热滚滚的奶茶,让我有了爬山坡、走沟谷,追拍黑牦牛的底气。

诗画意境里,河西大地卸去了戈壁黄沙,卸去了朔风凛冽,扁都口连绵起伏的山脉,完全被金黄的油菜花覆盖着,被五颜六色的花草覆盖着,被黑牦牛庞大的身躯覆盖着,有一种世外桃源的安宁和静谧。

扁都口,是一条海拔3000多米、在险隘峭壁里千回百折的大峡谷。但无无限艰险的开拓者,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跋山涉水、横穿峡谷的凌云壮举。



百花

第3286期

山河清韵

〔中国画〕

张守信 作

疏勒河畔的红柳

□ 姜兴忠

此刻,我一个人踽踽在疏勒河滩上,感受着从水面吹来的风中透彻肺腑的凉意。

这是一条静静流淌的大河,河水清澈明净。阳光满满当地地铺呈在河床上,映亮了光滑的卵石。大河沐浴在丰厚的光波里,庄重而平缓地流淌着。我静静地注视着它,看它在远处转弯,在更为遥远的幽深的山谷发出轰鸣……这时,有水鸟、鸭、鹅从河面上飞起,不停地鸣叫着,抖掉了河水之上的阳光。

我来到一眼望不到边的红柳丛中,体验到了一种更深的幽静。红柳是疏勒河滩的特产和骄傲,有的灰白,有的淡绿,有的粉红,有的微微发紫。红柳的花穗稠密,开满黄米大小,粉红色的花蕾,喳喳嚷嚷,沸沸扬扬。蜜蜂飞来了,嗡嗡嘤嘤,啜饮吸食花蜜;蝴蝶飞来了,五色斑斓,翩跹于花丛之间,爱恋着红柳的花苞。红柳的花绚丽多彩。远远望去,像是一簇簇燃烧的火

焰,在河滩上蹦跳。花期过后,红柳结出细小的果实。像是无限缩小了的朝天椒,有的红艳艳,有的绿茵茵,给河滩平添了一抹醉心的彩虹。河风吹来,散发出幽幽的芳香,颤巍巍地,在河滩上空飘荡。

红柳的形成漫长而艰难。一株纤弱的红柳幼苗在飘摇,这株幼苗,也许是风吹来,也许是水冲来,也许是鸟播撒的。红柳拼命地长,风沙不住地堆,日积月累,层层加固。红柳缘着沙坡不断抽枝分杈壮大自己。一株红柳能够繁衍成一个庞大的家族,一墩红柳能够守住一大片河滩。与此同时,沙层里的根也在不断向四面八方扩张,在沙堆里龙盘虎踞。

我蹲在红柳丛下,在一阵细小的气流中,柳枝上那些小小的针叶轻轻悠悠地飘落下来落在我的面颊上,闲适惬意。阳光格外可爱,暖融融地照着。一时间,我恍如入梦,梦见碧绿的草,斑斓的

花,翩飞的蝴蝶和忙碌的蜜蜂,还有花的淡淡幽远的清香……

记得在我十几岁时的一个夏天,一场山洪暴发。那天,我们站在疏勒河岸上看着大河里咆哮汹涌的洪水,喧嚣着迅猛地冲刷岸壁,还有离岸壁不远的一棵白杨树,洪水一直旋尽了它的根茎。我看见那棵白杨树在洪水的冲击中不断地颤抖,摇晃,然后缓缓倾斜,轰然倒地。洪水卷着那棵白杨树向下游移动,很远了,我还看见那棵白杨树在翻滚的波涛上沉沉地颠簸,那一刻,我觉得洪水肯定把整个河滩都卷走了。

但河滩却浮出水面。后来,我看见在河滩上蔓生的红柳枝,多而密。被石头环绕的红柳挺拔玉立,昂首向天。老态龙钟的,则向偻伏地,那些虬枝盘绕的,密密匝匝,把一片片河滩地紧紧封护着。

我看见在红柳的躯干深处,燃着一盏灯,那米粒大的红柳花蕊,就是灯芯,它火红的花穗就是火焰……

河西诗画(散文诗)

□ 陈思侠

七彩丹霞

褐红色的、赭蓝红的、土黄色的沙砾岩,被大自然揉合、挤压、雕刻成了层次分明、色调丰富、流线轻盈的壮丽画卷。无数的奇峰险谷、怪石沙丘堆砌起来,就有了神奇的丹霞立柱。

色彩斑斓的荒原上、山岭间,这奇异地貌,就像被大水塑形,被西风吹展,有骆驼归来、有僧侣师徒、有莲花开放、有百丈高楼、有蛟龙入海……形状各异,生态灵动,雨后则更加绚丽多姿,各种色彩交织,如同一幅铺天盖地的油画。

马蹄寺

天马下凡,踩石留印。

马王殿,青石板上,一块非常明显